



格调人生

夏风是游走在大地上的精灵，轻轻掀开夏日如梦似幻的面纱。

夏日有梦，梦在晨醒间。

昨夜的梦是结在草叶间的珠露。星光刚刚退去，夜就醒过来了，在鸟声里。我喜欢听鸟声叫醒大地、树木和村巷间的所有物事，在久居乡下的时候。听，这轻轻灵灵的一声，是呼唤，还是鸣叫，那么轻，似乎是从梦的边缘滑落下来，复又落进梦里。一声，很久了，又是一声，渐渐的，这梦一般的鸟声多起来了，此一声，彼一声，这一声里有那一声的梦境，那一声里又含着这一声的明丽，听着鸟声起床是一件美妙的事。就连披衣的姿势也是那么轻柔，怕扰着谁人未醒的梦。推门而出，这鸟儿已然落在了屋脊上，跳跃着，追逐着，若是踩着音符，这音符跳跃起来就是动人的鸟声，在瓦楞间滚落着。枝柯间的鸟儿有的静默着，回味着昨夜的故事，有的轻啄着羽毛，像是裁剪，裁剪故事的结尾。我就静静地立在屋檐下，看鸟儿迎接大把大把的光阴，从高树上洒下来。

阳光也是有脚的，起得早，从远山翻过来。

翻过来，就齐刷刷落在高大的白杨树上，白杨树是紧挨着屋舍的后背，阳光的流水从枝柯间挤进来，铺在瓦楞间，落在墙面上，流在庭院里。鸡雏们是从后院跑出来的，拐过墙角的时候，不小心侧滑了一下，就扑棱着翅膀顺着土墙立起来。鸡群又跑进庭院，走进浓郁的阳光里，走进阳光里的鸡群是一幅画，一幅淡彩水墨画，画的留白里有几枝牵牛伸进来。牵牛花是入得画的，那么蓝，那么宁谧，似乎是被湛蓝的夜空洗过一般，那蓝里，浸着淡淡的忧伤。顽皮的鸡雏走过

来，冷不防就在这蓝色的花瓣上啄了一口，藤蔓晃动着，花叶晃动着，鸡雏却啄了个空，愣了愣神，转身走过去了。立在檐前的人笑了，默默地，寂寂然。

瓦屋纸窗，当是饮茶的好去处。

烧茶，当是柴火惬意。转出家门，从柴垛上抱过一抱平时劈好的木柴，端着铁质火炉，就靠着墙。晨间烧茶，当是红茶，红茶性热，晨间饮，舒活肠胃，是夏日晨间茶的首选。水就取井水，井水从陆羽的《茶经》中流过来，是烧茶的好水。周作人喜欢瓦屋纸窗之下饮茶，饮的是一份悠然的情怀，饮的是一份别致的境界。火燃起来了，茶烧起来了，就这样怡然自得，靠在木凳上，看茶叶在陶罐里沉沉浮浮，翻腾跳跃，茶香隐隐逸逸，迷迷散散，就连掠过窗棂的风也是含着茶香的。饮茶当是瓷盏好，瓷盏白净，茶汤红艳，单就观其色已然让人心生馨香，若是将茶盏轻轻凑近鼻息，茶香就会悠悠然跌入喉管，肺腑之间流淌着，弥散着。若是这茶是多年醒过来的红茶，其馨香更会让人神色飞扬，毕竟，一味好茶就是一剂精神食粮。

其实，提壶烧水饮茶，我更喜欢檐下丝丝缕缕的夏风，翻过墙院，挤过丝瓜藤蔓，在庭院中如梦似幻地游走着，将茶香带远，将花香带过来，就在这一方浅浅的屋檐下，将夏日过出一份清凉，一份怡然自得的闲意。若是安静地读一本古书，有几分古气，闲气，娴雅又古尚。

夏风又起，鸟声已然醒来，让我们起身回到久居的乡间，看蓝天高远，白云悠悠，品几缕茶香，赏几株花开。

夏风悠悠，在梦里，亦在渴念里。



南北道情

易玲

情海微澜

这几日连续有雨，雨水来时收，太阳时隐时现。孟夏草木长，分绿与窗纱，雨霁悦鸟性，凉风空人心。

孩子多半认为转雨伞和踩水坑都很好玩。文艺少年觉得雨天很适合说愁。小说和影视里常用暴雨来营造气氛，加强情感冲突。但我年少在南方时不大喜欢下雨，不喜欢春天的淫雨、夏天的雷雨、秋天的冷雨、冬天的冻雨，可能是多愁善感的年纪，不喜欢伴随雨水而来的霉斑、泥泞、潮湿和阴寒。是到东北后，才逐渐学会看雨。

南方下雨是很寻常的事。而东北的雨，如果是盛夏，往往雨脚一收，太阳随后便出来了，一道美丽的彩虹挂在晴朗的天边，有时甚至是两道彩虹。此时，天宇明净，空气凉润，植物鲜亮，鸟啼清脆，氧气充足到使人沉醉，真是难以尽述其好处。

至今我人生的一半生活在南方，一半在东北。大体而言，南方一年四季都有雨，而东北的雨水主要集中在夏季。南方雨水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密密斜织成一张大网；东北却有这个城区暴雨倾盆，相邻城区却阳光万里，好像天地间有一道透明却分明的帘幕，隔开了两个世界似的。南方的春雨像一阙婉约词，缠绵、温柔、纤细、持久，如江南女子般婉约，来时犹抱琵琶，下时娉婷袅娜，走时欲语还休；东北的夏雨则是一首边塞诗，豪爽、酣畅、粗犷、鲁莽，如关东汉子般干脆，上来就是万马奔腾，滂沱恣肆，来时痛快，去亦潇洒。

在东北生活多年，我曾多次夏日途中遇雨，因为夏雨不冷，所以不急也不恼，反而欢喜得很。有一次是大学时，暑假里从桂林路逛街回来，刚走到校门口，赶上阵阵急雨，瓢泼似的，撒豆似的。这样的急雨，急到太阳一时还没来得及躲进云层里，依然洒下光辉；这样的阵仗，亿万雨箭齐发，铺天盖地而来，是我在南方未曾见过的。没带伞，跑到最近的宣传窗下避雨，耳畔劲风携雨横吹，头顶雨珠穿林打叶，树枝上也坠落下串串雨链，根本避无可避，很快，衣裤头发全湿了，路面上雨水汨汨奔流，积水处能淹没脚脖子。宿舍就在百米之外，却因层层叠叠的雨幕阻隔，仿佛海市蜃楼，遥不可及。站了一会儿，我突然心生豪情，决定不避雨了，虽没有竹杖芒鞋，也没有蓑衣斗笠，又何妨学着苏东坡“吟啸且徐

行”“烟雨任平生”呢？于是，我就这么头顶毫无遮蔽地走进漫天大雨里去了，走进宿舍楼前雨水汤汤的广场里去了。我一点也没有加快脚步，全不顾自己早已成了落汤鸡，全不顾原本一同避雨的人诧异的目光，闲庭信步似的。我低头欣赏着雨珠溅起的大朵水晕，我喜欢它们如同一朵朵的稍纵即逝的牡丹花，前赴后继，挨挨挤挤。我心里为自己难得的放任而窃喜，那种快活感几乎要冲破喉咙，几乎忍不住也要“吟啸”一番。

还有一次是在百花园赏花邂逅大雨，我撑着伞听雨点噼啪弹唱，在雨中的鹅卵石小道上漫步，走到亭榭里看池塘中雨点洒落留下的大小涟漪，不由想起蒋捷听雨歌楼上、听雨客舟中、听雨僧庐下的区别，别有一番感悟。一次是在省图停车场，彼时天昏地暗，室外人迹全无，雨点敲在车顶乒乓作响，满耳激烈单调的乐声，我就这样在车里边读一本小说，边听密雨盲奏一整个下午。还有一次是带着孩子被困车中，我们索性就在车里安心赏雨。暴雨如注，雨点像密集的子弹打在车窗上，雨线似湍流的瀑布哗哗流淌，雨声在钢铁密闭空间里被无限放大，满世界激越共鸣。两个孩子一边听雨一边在被水汽渐渐模糊了的车窗上用手指头画画。

还有时，赶上一夜雨疏风骤，门前海棠绿肥红瘦，湿润地面胭脂铺路，或者夜雨晨霏，早上出门，天蓝风轻，鸟语花香，一切都是充满希望的样子，瞬间就能点亮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之情。又或者夜归遇雨，街灯、霓虹灯分外迷离梦幻，车灯连成一条串璀璨的光项链，地上的万千密集雨脚似在跳踢踏舞……

朱自清笔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的春雨，汪曾祺笔下“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的夏雨，张爱玲的秋雨，余光中的冷雨，杜甫的知时好雨，李商隐的巴山夜雨，它们或轻柔无声，或明媚润泽，或淋漓淋漓，或孤寂寂寥，这都是南方的雨。而东北典型的夏雨，其气象如梅尧臣笔下的“急雨射苍壁，溅林跳万珠。山根水壑壑，漫窗若注壶”；如华岳笔下的“牛尾乌云泼浓墨，牛头风雨翻车轴。怒涛顷刻卷沙滩，十万军声吼鸣瀑”。

一方天地，一方气候，一方民风。久居一地，雨水的特性会融入人的性格当中，东北人的性格里就融入了东北雨的豪迈大气、热情奔放。



深情地吃

杨梅 夏滋味

杨崇滨

关于初夏记忆，鲜美可口的杨梅算是不可忽视的存在。“筠笼带雨摘初残，粟粟生寒鹤顶殷。众口但便甜似蜜，宁知奇处是微酸。”

杨梅外形红亮紫紫，很是诱人，令人心醉。从平民百姓到文人墨客都对杨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喜爱。正如东坡所言：“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

杨梅，有着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姓杨的猎人，救下了一位百果仙子，名叫梅珠。后来两人结为伉俪。有一天，夫妻上山打猎，梅珠不幸坠崖。梅珠伤重将亡之际，请求丈夫将自己葬于大树下。次年，树上长出了殷红的果实。人们都说，那是梅珠对丈夫的思念，甜蜜中带着浓浓的酸楚。因他们姓杨和梅，人们便把这殷红的果实命名为杨梅。

而“西施泪洒杨梅”，则记叙了越国大夫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相传，范蠡带西施隐居会稽山。为了让西施吃到新鲜可口的水果，他用双手拼命地摇晃着山上的一棵棵果树，摇得手上满是鲜血。西施见了心疼，泪洒在那些果实上，野果一下子就变得不再那么酸涩了。他们把吃剩下的果核埋种在地里，就长出了现在的杨梅树。

当然，传说归传说，杨梅之名的正宗出处，是因其实“形如水杨子而味似梅”。

夏天，于孩子们而言，是最幸福的。这个时节既可以玩水，又有各色水果吃。

少年时的我，总是忍不住去偷偷杨梅，轻轻咬上一口，酸甜可口的汁水就会立刻溢出来，生津解渴，令人回味无穷。眼见着河对岸的杨梅慢慢由青转红，由红转紫，没一个孩子不馋得眼睛发绿。记得，最大的那棵杨梅树着实有大人双手合抱那么粗。

垂涎三尺下，泗水，偷采……“快跑！”放哨的小伙伴一声呼喊，大家仓皇地窜下树，往河里一跳，没命般地划水。等到了岸上，看着对面出现的守“梅”人……我们呢，一边乐滋滋地吃着连游泳逃命都紧紧攥在手中的杨梅，一边笑嘻嘻地庆幸守“梅”人，每次都抓不到我们。

这份小骄傲，连同儿时的趣事一直珍藏在记忆最美好的中央。直到前几年，80多岁的守“梅”人才道出了一个秘密——原来，我们偷杨梅，次次都能得手，是老人家手下留情了。老人边说边笑，愈加沟沟壑壑的脸越来越清晰。

前几天，去温州茶山，遇见了杨梅，仿佛赴了一场初夏之约。但见公路旁，一顶顶临时支起的伞篷，好似平地突然冒出的朵朵蘑菇，那是勤劳的果农临时开辟的摊点。伞篷里，刚从山上采摘来的杨梅散发着浓郁的果香，被一筐筐、一筐筐码得整整齐齐……来来往往的车辆常被吸引，摇下车窗。殷勤的农家小妹提着杨梅篮子，留下一声声古风盎然的吆喝：“正宗茶山杨梅，甜得不得了……”交易成功，妹子们甜甜地奉上一声“谢谢”；交易不成，妹子们也不介意，回眸一笑，脆生生地道一句：没事，您慢走！

空气里弥漫着杨梅的气味，酸酸甜甜令人沉醉。公路上的买卖毫无市场味，倒像是熟人谈笑间达成的一桩桩默契。

杨梅酿酒，该是历史悠久。《林邑记》云：“林邑山杨梅，其大如杯碗，青时极酸，既红，味如崖蜜。以酿酒，号梅香酎，非贵人重客不得饮之。”大自然赋予杨梅酒独特的热烈，它也回以甘香赠予你我。这浓郁饱满的口感，注定是初夏独有的眷恋！

喝杨梅酒，我不胜酒力，当年曾两颗杨梅就醉倒。所以，我常用高浓度的盐水浸泡杨梅后，再用清水洗净过滤，这时候大快朵颐，正如李白《梁园吟》所述：“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一点食盐点缀在杨梅上，食盐的咸愈发能凸显杨梅的甜，吃起来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哩！

杨梅是果，也是药，具有生津解渴、健脾开胃之功效。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杨梅“可止渴、和五脏、能涤肠胃、除烦懣气”。因而，杨梅当是水果中的医者。逢上大热天气，暑气难消，贪食几颗，可去热除烦。

夏天的杨梅，最是一年好滋味！



清凉绿豆冰

周晓凡

深情解读

盛夏的滋味，是从一碗绿豆冰开始的。晶莹剔透的绿，配上冒着一丝丝白气的冰，让凉爽渐渐渗透每一个毛孔。

小时候，每到炎热难耐的夏天，母亲都会熬绿豆水。要提前先把绿豆浸泡一夜，放入锅中由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慢熬。这时，母亲总会守着炉子。我看她头上的汗珠不停地冒出来，就问为什么不能焖在那里，等时间到了再打开。

母亲说，熬绿豆的过程要全程开着盖子，焖煮的话，绿豆容易变色，熬出的汤就没那么透亮，口感也不够好。在煮的过程中，还要撇去不断浮上来的绿豆皮，只剩下细软的绿豆沙，才能清香可口。

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等煮好的绿豆水慢慢变凉，母亲就会灌进罐头瓶里，密封好再放入水桶中，浸入屋后的水井里，等到我们玩累了回来喝。

每次母亲煮绿豆水，我都不想出去玩儿，就蹲在门口拿一本小人书，看着书中的故事，悄悄看着太阳从枝头一点点偏西，暗暗算着时间，就只想早点尝到绿豆冰的味道。

终于等到冰凉，母亲拿出罐头瓶，把绿豆泥带水倒入我的碗中，给我放几块儿红枣碎、几颗葡萄干，就成了一碗清香扑鼻的绿豆冰。

经过井水浸泡的绿豆冰，吃到嘴里特别凉爽，让绿豆的香气更加浓郁，配上红枣的甜、葡萄干的微

随风畅想(外一首)

简然

夏天的味道，是风送来的
温柔的风里，嗅到了花的清香
风儿伴我，小路上徜徉
思绪在遥远的地方
走在时间的隧道上
愉悦的心情，比天高远
比大地宽广

穿梭在风儿温柔的怀抱里
接受阳光的沐浴和洗礼
满眼的绿呀，撞进我的心房
心在天上，随风畅想

向往的地方是远方

走啊，我们上山去啊
早早地你就这么吆喝着
我很兴奋，终于成行。开启
我和我的快乐时光

小路延伸无际的远方
步履轻盈地丈量
还是昨日的模样
愉快掩映在婆婆的绿荫中
把我的心情在你的背影中镶嵌

山林的静，田野的静
扑进我澎湃的心房
比想象的还要美好
世界如此安详
只有你的背影跳动着
跳动着我的遐想

静谧流过天边
一幅幅美妙的画面
都被我摄入镜头，收藏
似乎看不到你在哪一幅画里
但我知道你在画外的哪个地方
我们并肩徜徉，你就在我身旁

露珠(外一首)

李伟

露珠是那么弱小
不想汹涌和咆哮
它们淡定着 沉静着
把日子凝聚起来过
在叶子上的它们
如果遇到一阵风
就会悠悠飘下
落在先于它们落地的叶子上
同时发出美妙的颤音

幸福

早上 上班路上
总是听到喜鹊的叫声
环顾四周
没见它们的身影
它们落在哪
幸福又要光顾谁
一转眼 我确认
那喜鹊一定是冲我叫的

酸，更是有了一种无可比拟的美味。一口入肚，那凉意瞬间让五脏六腑都感觉到清爽宜人。不知不觉间，一碗绿豆冰就见了底，我舔舔嘴角，真想再来一碗。

时光悠悠，我在绿豆冰的陪伴中渐渐长大了，离开家乡，去到别的城市工作。每到盛夏，我都会买回很多的绿豆，给自己煮一碗碗绿豆水，放进冰箱，等待着那清凉的时刻。只是，没有母亲在身边的日子，总觉得再香的绿豆冰，都喝不出绵密的细腻。

后来，我也做了母亲，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雪糕模具。每到夏天，孩子最喜欢做各种口味儿的冰棒，葡萄味儿、西瓜味儿、火龙果味儿，甚至巧克力味儿。而我还是会在炉子旁慢慢煮上一锅绿豆水，撇去绿豆皮和浮沫，看着绿豆的细沙慢慢熬成。我把凉下来的绿豆水倒进模具，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捏几粒红枣碎，放几颗葡萄干，做成真正的绿豆冰。

等一根根冰棒从模具里脱出来时，孩子也被那种沁人心脾的绿吸引了，抓起一根塞进嘴里。“嗯，好吃，想不到那么普通的绿豆，做出来的棒冰这么好吃啊！”

有人说：“食物和记忆是最密不可分的。”想想也是，这一碗绿豆冰，即使变化了模样，还是记忆里那带着母亲笑容的滋味啊。

人间滋味，不过一碗绿豆冰，丝丝入口丝丝凉。